目　　录

杨增新治新种种 ……潘祖焕（ 1 ）

杨增新之死……宫若澄（ 28 ）

樊耀南刺杀杨增新前前后后 ……潘祖焕（ 38 ）

杨增新时代杂记 ……通　宝（ 48 ）

杨增新政府拾零 ……刘德贺（ 63 ）

略述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
学校 ……刘德恩（ 69 ）

杨增新轶闻……王子钝（ 78 ）

杨增新剪除马福兴经过 ……张子清（ 87 ）

我所知道的乌斯满……拉提甫（ 92 ）

北塔山事件的实况及经过 ……宋希濂（ 115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乌斯满和北塔山事件 ……吕　器（143）

解放前新疆财政概况 ……潘祖焕（151）

殖边银行新疆分行成立前后新疆
金融概况……李　鲁（157）

迪化汽车运输总局建立经过……潘治义（166）

民初新疆大疫及当时医药卫生
情况 ……继　虎（169）

驻苏联新边五领事馆初期概况……刘德恩（180）

从《新疆图志》谈外籍教会的
问题 ……吉　六（201）

杨增新治新种种

潘祖焕　遗稿

一、辛亥革命前的杨增新

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清朝进士。初服官甘肃，曾任河州直属州知州，后任甘肃高等学堂监督，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赴京引见（皇帝），被任为新疆阿克苏道尹。他假道俄国西伯利亚来新到阿克苏赴任。约于宣统二、三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一）间，调省任新疆按察使（臬司）兼镇迪道。民国元年（一九一二）由清廷臬司一跃而为民国的新疆都督兼民政长。其原因，主要是伊犁响应辛亥革命所促成的。追述杨增新统治新疆十七年的经过，须先谈一谈伊犁这次革命起义。

伊犁起义前，家父潘震任伊、塔兵备道。道署和县署都设在伊犁九城之一的宁远。民国时因与湖南省宁远县同名，故改为伊宁（原名古尔加）。在新疆设省前，因有一礼拜寺建有金顶，又名金顶寺。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八、九月间，我正住在伊塔道署。当时驻惠远的伊犁将军为广福，距惠远十五华里的绥定为伊犁镇、伊犁府和绥定县所在地（民国裁府留县）。当

时，伊犁镇是安徽人周得胜（玉魁），伊犁府为湖南人贺家栋（伯龙），兼任伊犁将军署的文案处（等于秘书长）。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一九〇七——一九〇八）间，长庚第三次任伊犁将军时，随全国倡办新政之后，开办学堂和工厂，编练新军。他曾奏调湖北所练陆军一营来新，连同在伊的满营及锡伯、索伦（达斡尔）、察哈尔、额鲁特等四领队的子弟兵编为一混成协，以从湖北调来新军中曾留学日本仕官学校的鄂人杨缵绪（述周）任协领。在将军公署附近，设立陆军督练公所和讲武堂，附设陆军小学堂。讲武堂监督兼总教练为日本人原尚忠。冯特民、李辅黄（亚权）等人多在督练公所任职，冯特民并在惠远创办新疆第一个小型报刊，取名《伊犁白话报》，表面上是启发民智，实则暗中传播革命思想。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长庚调任陕甘总督，广福继任伊犁将军。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清廷拟将川人集资所办的川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激起了四川人民争路风潮，从而引起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当时帝俄驻伊犁的领事馆设在伊宁，附近设有邮电局，线路从伊宁经绥定至霍尔果斯，直达俄境，线路畅通无阻。俄领馆电讯传递和所有俄国报纸所载关于中国的消息非常迅速灵通。而我们自己的线路年久失修，经常中断，自伊宁发至省内各地的电报，须经过绥定一段俄国线路才能转到中国线路，十分迟缓，当时有"骆驼电报"之称。在此情况下，伊犁所得关内消息比省城灵通得多。所有武昌起义、长江南北各省闻风响应的消息，俄领馆收到的报纸和电讯每天都有报道。当时领馆中有专习汉满等文的学生数名，汉文教员是前任道署外交局局长的段某（甘肃人忘其名），他经常翻译这项消息供道署等处传

阅。冯特民此时常从惠远（距伊宁约九十华里）来伊宁，到道署外交局局长李钟麟（绥定）处，探听内地革命新闻，我也常往外交局去，因而与冯特民相识。我是在省城高等学堂肄业，因违犯清制剪去发辫而退学的学生，思想认识较新，冯也是当时的新人物，彼此气味相投，特别与我要好。但并未将惠远起义的密谋向我透露过。此时，清廷命新任杭州将军志锐与伊犁将军广福对调，志已到伊接任。广福行伍出身，虽无文化和定见，但为人宽厚，颇得人心。志锐与光绪是亲戚，汉文较好、颇有才名。他恃才傲物，对下严厉，对广福不免轻视，而对于湖北调来的新军，因武昌起义关系特加忌恨。他到任后，首先裁减新军，杨缵绪被迫辞去协统职务。杨本来准备假道俄境东归，因欠伊犁军署所属官钱局公款三千两，一时不得脱身。其他新军人物也都惶惶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于宣统三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在惠远燃起的反清的炮火，一夜之间，大功告成，推广福为伊新都督，成立了伊新都督府，以杨缵绪为总司令，贺家栋长民政，冯特民长外交、黄立中长财政，其他如徐建国、李辅黄、李梦彪、冯大树、郝可权、马凌霄，以及事先联络协同合作起义的哥老会首领徐三泰和回族马大鼻子等人都分别给予军职（关于起义之前的秘密布置和当夜进攻各处的情况，原甘肃省长、前伊犁协统本部司书邓宝珊，还有通宝先生所提供的材料，都较详细，这里不多谈了）。

清朝镇西（巴里坤）秀才李溶（民国时被杨增新派为北京国会议员，继而任沙雅县长、迪化道尹，盛世才时曾任新省主席），在伊犁革命前任伊犁府训导兼惠远两等学堂堂长。伊犁起义之夜，他在睡梦中被炮声惊醒，仓惶由学堂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城内逃出，暗中摸索步行了半夜，天明时才行至伊宁。据他说，夜间被炮声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披衣穿袜，未及穿鞋，即由学堂倒污水的洞中和城壕洞中爬出来。这是当时我们最早听到惠远的情况，但不知系何种事变。下午，惠远和绥定陆续来人，始知杨缵绪领导新军革命，志锐被杀。傍晚，伊新都督府的告示传到伊宁，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并照会帝俄驻伊犁领事，一切照旧办理。第三日，冯特民率原将军署哈萨处处长福善（锡伯族）来伊宁接收道署，我全家即于伊犁起义的第四日移出道署。在我们移居的前一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忽闻哄然一声，全城震动，势同剧烈地震。不久由绥定传来消息，始知是入驻绥定的伊犁镇周玉魁将镇署火药库燃起自焚造成的。据说，起义军催他移交并迁出镇署，他在绥定有自建的公馆，已令他的妻室迁入，而他本人尚居镇署。是日，他带同爱妾（一说只他一人）到镇署火药库，借故将守库和随从人员遣出，用所吸长旱烟斗中的火，引燃火药而自焚，为清廷殉了难。以后，我们接触惠远来的人较多，据他们说，开始时杨缵绪并无革命主张，但怕遭志锐毒手，亟愿离开伊犁。但因欠公款，无法摆脱。主张起义最力的冯特民、李亚权等人，将杨说服，才决定领导革命。贺家栋在广福任将军时，一切奏章及对外公文，都由他主持，权力颇大。志锐到任，自己能处理公文，对贺并不重视，贺因此对志锐不满，故也倾向革命，事前与杨缵绪等已有默契。惠远起义之夜，杨即派人深夜将贺约到惠远商会开会。广福受志锐轻视，对志锐有意见。当新军攻打北库不下时，杨缵绪也觉得新军人力没有满营及四领队的人数多，故跪求广福出面调停，至于下泪。广福以对旧属军

民的关怀，出面调停，下令双方停战，使伊犁避免了一场大的流血惨剧。广福接受伊新都督之任，多少受了贺家栋的影响。志锐自恃有满蒙之众，精锐武器多存北库，不由新军掌握，因而未作严密防范。当新军纵火进攻军署时，他的卫队稍作抵御，即行逃散。临时他左右已无可靠之人，仓促由军署马号逃匿铭协领处（亦称乌协领，乌是姓，铭是名）。当双方停战后，杨下令搜寻志锐，铭协领的女婿（忘其名）是新军中军官，消息较灵，故铭协领极力劝志锐出逃，以免他全家受累。志锐又从他家逃出，出走不远，即被新军搜寻人员认出捉获，押赴商会。行至鼓楼官钱局门前时，被人一枪击毙。同时被枪杀的还有志锐的亲信副官吕某。

一九一二年二月间，新疆巡抚袁大化尚未知清廷大势已去，曾命他的亲信陆军协统王佩兰发兵至乌苏，驻固尔图与伊方交战，伊方东进司令李亚权告急，杨缵绪自率援军至精河东黑山头迎击省军，一战而占领沙泉子，省军伤亡极重。从此双方相持，再未作战。

此时，省方才知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在北京就大总统职，任袁大化为新疆都督。袁举喀什道袁鸿佑以自代。袁鸿佑在起身来迪化前夕，被喀什镇标中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人刺杀。这时，藩司陈际唐等都纷纷假俄道东归，袁大化始请北京任臬司兼藩司的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杨招募回军自卫，袁大化率王佩兰及所属陆军东去入关。

杨增新接任都督兼民政长，还兼财政。他首先与伊方议和，各派代表在塔城和谈。和议条款中有：（一）伊方在起义后所借帝俄道胜银行伊犁分行五十万卢布由新疆省府承还；（二）伊犁以前将军署官钱局所发行票面每张一千文或

五百文制钱的纸币，由省库按每一千文折合省币六钱，一律收清；（三）所有伊方起义人员，由省方分别优予安置。伊犁方面，冯特民和李亚权对和议条款颇有异议，但北京已正式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而伊方与北京尚未直接发生关系，且军用浩繁，财政困难，故不得不和。和谈后，杨增新请北京任命广福为伊犁镇边使，调杨缵绪为喀什提督，贺家栋、徐建国等赴省旋皆东归，黄立中任新疆财政司长，冯、李二人仍留在伊犁镇边使署主持一切。不久，杨增新派鄂人匡可行来伊，襄助广福，暗中唆使马大鼻子（时任营长）戕杀冯、李二人。从此，伊犁革命势力冰消瓦解。杨增新大权在握，开始了他统治新疆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如果没有伊犁革命，袁鸿佑的被刺，南疆哥老会的戕官劫狱和哈密维族人民起义，新疆将有另一种局面，杨增新不至一跃而为都督。可以说，杨增新登台是伊犁革命促成的。

伊新都督府成立后，与迪化省方隔绝，伊犁邮局所用邮票得不到管理局的供应，而惠远、伊宁、绥定、霍尔果斯以及精河之间寄递公文、信件，由军政府另制一种伊犁通用邮票。新伊统一后，这种邮票颇为外国人所重视。当时我从伊宁城外东梁天主堂神甫比利时人梁萌德习英文，他经常托我代他收集此项邮票。宁远讲武堂监督兼教练日本人原尚志移住天主堂，我与之相识，据他所谈惠远起义经过，大致与我上面所述相同。

二、伊　犁　起　义　后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我随父母从伊宁回到迪化。

原拟变卖衣物入关，杨增新坚留我父，聘为督署顾问，继请北京政府任我父为国税厅厅长，三年国税厅撤消，改任财政厅厅长（由财政司改厅），故我住迪化时间较长，督署中人，如与办理文牍的李晋年（汉军旗，博学善文）、在军务处任职的安徽桐城人胡廷伟相识，又与旧官僚中多人往来，故对杨增新登台以来一切情况，见闻较多，兹分别概述如下：

（一）民初都督公署和其他机构组织概况：都督署与民政长公署即设在清朝巡抚衙门（现区党委所在地）。都督与民政长由杨增新一人兼任。下设军务处和秘书处，处下设各科，分掌军民两署事务。另设教育科，科长由前提学使署科长金鼐（育才、天津人）担任。实业科由日本留学生杨柳青人郑联鹏（云轩）担任。此外，在财政厅内成立财政司和内务司，财政司最初由杨自兼，继由前伊犁伊新都督府长财务的皖人黄立中（执甫）担任。民国三年秋初，司改为厅，由我父潘震继任。内务司原由贺家栋担任，贺辞不就，改由清末任精河厅的湖南人黄某（忘其名）担任，后来黄因言语触犯杨增新，竟被免职，以云南人王家彦继任。民国三年后，撤内务司，在督署兼省署内成立军务厅和民政厅，分掌军民两政事务，不对外行文。军务厅最初由何人担任已记不清了，政务厅由长沙人易抱一（式阶）担任。（易是杨在甘肃时的同僚），初设教育和实业科，后改升为厅。教育厅在原参将巷，即现区总工会所在地。以前曾任迪化府的刘文龙（铭三，湖南岳阳人）任厅长。实业厅（民十六年改为建设厅）由当时北洋政府任国务院参事、甘肃酒泉人阎毓善（庆阶）为厅长。警察厅原设在前国税厅（即解放初的工业厅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实业厅成立后，警察厅改为署，移至健康路税务局内，厅长初由云南人张鸣远担任。清末，新省各级法院撤消，民初成立司法筹备处，设在前臬司衙门内，以湖南巴陵人张正旭（子俊）任处长。外交署设在原迪化府署，最初署长是东北人张绍伯（述候，新疆俄文学堂毕业）。迪化道署设在新东门内原提学使署，初由湖北人樊耀南任道尹。电报局在督署围墙外，西箭道北端原电报局内，以云南人郭铭魁任局长。迪化县仍在原县署，最初县长为何人，已记不清。

武职方面：陆军旅长为蒋松林，安徽人，前与杨在甘肃为同僚。所有协统、标统等名目陆续取消，巡防营取消抚标、参将，仍留协。协台衙门在老东门内，以本地人绰号为张黑子者（忘其名）任协镇。新军以回队为骨干，有统领、营长等名称。

改清朝的咨议局为省议会（现明德路第一小学），以本地人安某（忘其名）任议长。

以上是省城内各机构大致情况。省外，按当时新制，各府、厅、州、县一律改县，喀什、阿克苏兵备道改道尹，塔城参赞，最初由北京任命的毕桂芳充任。原伊塔道改为伊犁道尹，以陕西人徐国桢充任。武职方面，仍留喀什提督，阿克苏镇（后改协）、伊犁镇和巴里坤镇取消，其他各城大部分仍留原设的协镇、参将、游击等职，未随内地一同改制。

新军方面，又有团长、管带和连长等名称，编制不伦不类，颇为复杂。

（二）杨增新上台后，任人唯亲和排斥异己，以及独揽大权的一些事实：袁大化辞新疆都督职，于民国元年六月五日——农历四月二十日黎明，从迪化起程东归。杨增新即于是

日登上了统治新疆的宝座，与他有关系的云南同乡，闻风纷纷假俄道来新。他服官甘肃多年（据民国元年他复甘肃议会电文中说：增新服官甘肃二十余年，于甘肃人感情最厚……），故甘肃省他的相识，尤其他任河州州官时一些门生故吏，也络绎不绝的出关西上，他们都想攀龙附凤，升官发财。云南人中最著名的有杨飞霞、张鸣远、邬铭魁、夏鼎、李寅、牛时等人。杨飞霞曾留学日本仕官学校，与杨增新有戚谊，其余诸人也多系学过陆军的。最初杨增新颇信任同乡，如伊犁镇边使广福病故后，改镇边使为伊犁镇守使，即举杨飞霞任此职，以牛时为该署参谋长。省中各主要治安和通讯机构，他都派同乡负责。如派张鸣远为警察厅长，邬铭魁长电局，夏鼎、李寅分任他的卫队营长。这些新来同乡都是当时新派人物，对杨的极端守旧，又信任回队，且在民国四年末赞助袁世凯的帝制，致使夏、李等不满，暗中有去杨的阴谋。云南人张成濂向杨告密，杨不动声色。民国四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杨宴请各厅处头目和夏、李两营长，因有各厅处负责人在坐，夏、李不疑有他。宴会不久，杨借故外出，旋引入回兵二人，在席前将夏、李二人砍死，一时血花四溅，全座均惊恐失色，而杨令将尸身拖出，扫除血迹，宣布二人罪状，劝诸人仍旧宴饮。杨本人神色自若，当即派人收缴夏李所带兵的枪械，并宣布夏、李二人罪状的告示贴出。这天，我父赴宴至深夜九时尚未回署，一家惊疑不定，数次派人到督署打听，未得确信。至十一时左右，我父方回，始说明当时情况。这是杨增新善用权术的一次具体表现。事后，为酬张成濂告密之功，杨委他为洛浦县知事。以后，他卸任回迪化，神经失常，在西公园鉴湖亭上自缢身死。自夏、

李事件发生后，杨增新已不再信任同乡。适逢他续娶而已故的妻室冯氏的两个兄弟来新，他即派大冯接任电报局长，次冯（均忘其名）接任警察厅长。派邬铭魁为矿务局总办，开办焉耆铜矿。不久，他又派邬带学徒数人至陕西延长石油矿学习炼油。当时发给邬旅费白银四千九百两，学徒等旅费六百两，这明示资遣邬铭魁东归，不必再回新疆。从此，云南同乡除有特殊关系或特许者外，已不准再来新，而一般同乡也不敢来新了。同时，杨增新对伊犁镇守使杨飞霞不无猜忌。杨飞霞也知为杨所疑，故在民十一二年间，他自请辞职，以牛时接任镇守使。他回迪化后蓄发作道士装，声言欲赴博克达山学道，表示他无野心，以免杨增新疑忌而遭毒手。

云南同乡既失信任，旧留和新来的甘肃人尤其是河州人，特为擢用。新疆自光绪初年左宗棠所率湘军出关镇压阿古柏、白彦虎、妥明的变乱以来，新省军政各界人员，几乎全是湖南人。当时新省有小湖南之称。自杨增新登台后，湖南人在官者逐渐减退，甘肃人尤其河州人开始抬头。文武官员中，大都是河州人士，如张鉴，不数年由办军务而升为塔城道尹；鄂英（镇华）由军官而任阿克苏道尹，复由道尹而任喀什师长；徐谦（益珊）由县知事不数年升至伊犁关税监督和财政厅长；金树仁（德庵）历长疏附、阿克苏、迪化、库车等县，升至省署政务厅长，最后继杨而为督办兼主席；刘希曾以武职先后任焉耆、塔城及伊宁等县，后因被人控告撤职，最后仍令署哈密协，等等。以上数例，可见杨宠信河州人和其他甘肃人并非虚语。

上面提到的，赴伊犁唆使马大鼻子杀害冯特民和李亚权的湖北人匡可行，回省后，杨奖其功，委署昌吉县，民国

四年末，袁世凯图谋称帝，由杨度发起筹安会，运动各省劝进。杨增新特别赞成，联络本省各地各族王公和头目，积极进行公民投票，赞成帝制。匡可行上书杨督，大不谓然。杨乃于某次匡可行来迪谒见时，引他到督署后花园、边行边谈，暗中令人在匡背后一枪毙命。这是杨排除异己的又一种手段。至于当时北京政府分发来新的县知事和俄文专修馆毕业生，尚准其入境，其他职位较高、素所不知的人物，一律不准入境。如民国二年，已卸任的福建光复时的都督孙道仁，北京拟任为新疆禁烟督办，杨增新即借各族王公和省议会名义电京拒绝他前来。

杨增新除重用河州和甘肃省旧相识之外，对省内原有俯首贴耳的旧官僚也多任用。对在省署供职的旧官僚优先任用。对本省的汉族尤其是维、回族更破格录用，以示拉拢。如在民初指派镇西人刘效藜、李溶为国会议员；以年高守旧的安某为省议会议长，安病故后，以维族富商绕孜阿吉为议长。议会中维汉族议员，名虽选出，实则均属他认可之人始能充任。他在议员中选出若干人，到省署任科员，旋即委为县知事。如维族中的游艺圃、满人广钧、伊宁的王学道等，都是由省议员而科员而委为县知事的。这样，可以使这些人都处于他的支配之下。民初，省议会尚有时开会，杨亦到会讲话，略具形式。民五以后，他的地盘已形巩固，省议会则形同虚设了，所谓审议本省予决算，以及本省各方面的提案的会议，根本未曾实行。省议会实际上只是议会大门外的一块招牌而已。最奇特的是民国二年，省议会门外悬有国民党、进步党和共和党新疆支部的招牌。据说当时上述各党总部为吸收党员，都来函约杨为各该党的新疆负责人，借他的职位

作幌子，他都同时接受，在议会前悬出各党支部的招牌，以资敷衍。这真是空前绝后办政党的奇闻。到民国二、三年间，南京留守黄克强兴兵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各党支部的招牌也无形中取消。

杨增新虽用人唯旧，但疑心甚大，据他对人说："连他父亲也不相信"，故其他机关职责内的事，他也过问。财政厅掌管全省财政，但各大城市统税局局长必须先得杨的同意或示意，才能委派。财政厅金库除旧存少数金银现款外，民国以来，所收入的纸币和金银，都须送交省署三堂内特设的库中，库门钥匙由杨派专人掌管，并另立账簿。财政厅金库科长每次解交或领取大宗款项时，须赴省署会同省署管库人员开库，存入或取出，各记数目，然后锁库，加贴封条。财政厅实际上成了省署记账的会计。

清廷旧例，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请巡抚到藩署检阅藩库所存款项一次。民国时，厅库旧存各项金银无多，大宗款项都解存省库中，而杨督仍循旧例，每年农历正月来财政厅检查厅库一次，并由厅备宴招待他和随从人员。清例农历每月初一、十五被称为"堂期"，届时省中各机关职位较高的委员或科长须分别轮流谒见巡抚或藩司，以备垂询公务，实际上是促上级能认识下属，遇机委任为地方官吏。民国后，新疆"堂期"之例未除。各厅处科长等，每逢"堂期"仍分别轮流谒见杨省长。他有时接见，有时不见；见时，不过对来见者略问数语而已。但谒见者都希望省长能记得他，委给知事等缺。民国时，杨氏所定公费，省级科长每月薪资一百二十两，一等科员月薪八十两，二等六十两，三等四十两；雇员一等月薪二十两，二等十六两。如有家累，再加当

时官场应酬，大都不敷生活费用。故当时雇员希望逐渐升为科员，科员希望升为科长或被委为地方官，科长也同时希望得一官缺。所以，“望期”遇见杨省长之举，都不厌其烦地执行着。但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杨增新所委的县知事，多系在他左右的科长或科员。

为了任用新来的亲信，使之合法化以免遭人议论起见，杨增新在“澄清吏治”、“造就英才”的借口下，于民国五年呈明北京政府，在巡抚使公署内成立政治研究所，造就所谓县知事人材。其次，他所委任县缺的，多系文官考试及格分发来新或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分配来新而被留在省署任科长、科员等职的人员。在各厅处的科长科员，极难被他委任县缺。例如分发来新的俄文专修馆毕业生张德立、赵国梁、牟维潼等，留省署任科长、科员不久，都先后被委任为鄯善、塔城和伊宁县知事，而在外交署任科长的权某（山东人，忘其名），同是俄专毕业，与以上各人同时来新，任外交署科长十余年之久，依然故我，终以虑神经失常病而死。又如财政厅金库由科员升为科长的柳生明和其他由多年科员而升为科长的湘人吴勋皋、杨麓仙（均系别号，忘其名），都在十多年之后，经多次说项才被委为县知事。在此种风尚下，在各厅、处任科长和科员的人，一遇机会，都千方百计运动到省公署服务，希冀杨的提拔，使人感觉只有亲近他才有出路。

民国初年，财政厅所发行的纸币，色白而质不坚，行使日久，大都破烂。回笼后，每逢星期，杨派政务厅厅长易抱一来财厅会同监视、点数、焚毁，这反映了杨任人多疑之一端。

全省各县上诉的刑事案件，都直接递呈省署，由政务厅司法科秉承杨的意志直接批示，很少批由司法等各处办理。各

县所办刑事案件，由县署拟文分呈省署和司法处，该处候省署批复后，才据省署批文批答，以免批语两歧。各县管狱员虽职微位卑，但委派这些人员，也须由杨省长示意由司法处长请示后才下委状。

由上述种种，使全省各族各阶层，只知有杨将军（民国五年后都督改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而不知有他，反映了新疆当时的特殊情况。就是说，全省军事、行政、财务、立法、司法各方面，事无大小都聚在杨的身上，权无轻重，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三、处理哈密事件经过

袁大化被任为新疆都督后，对清廷似未忘怀；又鉴于伊犁尚未统一，南疆哥老会到处戕官滋事，喀什道解省军饷又在阿克苏被扣，故无心恋栈，决计辞职。在他动身的前二日，省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由伊犁投降的蔡乐善所部一度哗变，经杨增新所属回队镇压下去。袁大化于民元六月五日带同王佩兰、钱广汉和蔡乐善等离省东去。他们路过哈密时，适逢哈密王沙木胡索特所属东山维吾尔族群众，以沙王差徭过重，声称：回王系清朝皇帝所封，现在皇帝去位，还有什么王爷？于是由铁木耳为首，率领起义，反抗回王。巴里坤总镇易盛富率兵前往镇压。铁木耳与张在仁的会党（张曾于民元四月间戕杀镇西县知事）勾结，发生了南山口设伏杀害易总镇事件。袁大化当即留钱广汉入山剿抚。钱部未入山，半途即被铁部击败，谎报得胜，袁信以为真，遂于七月二十三日带同王佩兰等离哈入关。实际上，事变并未平息，

杨增新得报启令钱广汉设法收抚变民，他又谎报说："变民业已就抚，但仅缴快枪三十枝，防范尚未敢放松……"等语，仍然自欺欺人。钱的部下多伊犁锡伯族，事后、他们中一些人回伊，揭露了钱广汉以败报胜的真相。不久，钱广汉和蔡乐善也都进关，所属部分骑兵拨归巴里坤游击王兆琳带领。当时沙王力主剿办反抗的维民；但杨增新认为全疆秩序未复，操之过急，恐事变扩大，不可收拾，特于是年七月底派懂维族语言文字的张彩廷，前往哈密招抚。同时，他又两次电嘱哈密伊斯兰教圣人后裔奎保入山，劝告铁木耳等受抚；还用函电劝告沙王，减轻所属维民的差徭。沙王将原来每月应差五日，减为二日。张彩廷到哈，未亲身入山，只凭派人往来传话。是年八月间，据张都司报告杨增新说，铁木耳已允就抚，并交出易总镇尸骸。但至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一月间，铁木耳又侵扰沁城，杀伤驻军。此次，沙王及哈密副将姜国胜、县知事白文超等，以变民反复无常，仍主剿办。但杨增新仍然主张招抚，其理由有三：（一）外蒙古当时闹独立，派兵扰乱科布多和阿勒泰，新省边防吃紧，正在用兵防御。外患方急，不宜再有内战，以免顾此失彼；（二）哈密吐胡芦（图明里克）与外蒙接壤，操之过急，恐维民与外蒙勾结，节外生枝；（三）鉴于过去甘肃回民事变，先是同族相争，继而引起回汉间的仇杀。因此，他一面派兵遣将，虚张声势；一面派营长李寿福（回族）入山，说服铁木耳归顺。李营长入山谈判结果，请准招维族骑兵一营，拨给枪枝，由铁木耳带领，入省驻防。并由李营长抱《可兰经》起誓，以示不欺，铁木耳始允受抚。当经杨增新任铁为定边第三营营长，并给铁取名叫铁正元。这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